

中国民工潮

——“盲流”真相录

葛象贤 著
屈维英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 国 民 工 潮

——“盲流”真相录

葛象贤 屈维英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法奇

封面设计：李士英

版式设计：周孝先

书 名
著 者
出 版
发 行
印 刷
经 销
开 本
字 数
印 张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中国民工潮

葛象贤 屈维英

中国 国际 广 播 出 版 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河北省迁安县印刷厂

新华书店

787×1092 1/32

125千字

6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1—4500

ISBN 7-80035-522-5/D·34

2.80元

当脚下的黄土也流动起来的时候，中国就会真正、彻底地变。

——作者手记

卷 首 语

对于黄土，我们是太熟悉了。我们两人中一人生于长于黄土高原，一人在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黄土高原生活了十几年。那里的黄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黄土中最典型的代表。那黄土啊，是多么的长久，多么的厚重，多么的闷寂，多么的慵懒，多么的灰面土脸，黄里巴吉。我们亲身经历了那里“学大寨”、战天斗地、改土造田，然而黄土依然是那样的黄土，黄土地上的农民依然象黄土那样沉郁、冷漠、恋乡、僵化……依然是那样的穷困潦倒，不追求任何目标，生下来时老天安排他们怎样生活就一直照样生活下去，直到死了归葬黄土，而下一代也是如此。

1989年春节后，好象干涸的河滩上突然翻起九级大浪，民工潮突如其来地席卷中华大地，对此始料未及的人们呆傻了，纷纷惊异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呀？”为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对奔涌不息的民工大潮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追踪寻访。它给我们总的印象是，中国古老的黄土竟然流动起来了——那象黄土一样固定的中国农民开始象潮水一样流动起来，而且势头很猛。

在黄土高原，我们是见过黄土种种可怕的流动的。在春旱时节，或者在深秋初冬大地将冻未冻之际，狂暴的西北风几乎要把黄土高原搅翻了，黄土被卷上九天，遮天蔽日，于是风和黄土一起在空中突突地流动。这种天气有时延续数日、半月。风停土落之后，房顶上、台阶前，院里、屋里、炕上、

灶上，人以及牛、马、狗、猪、羊、鸡等等没有一样不被黄土涂上一层深重的黄色。再有一种流动：那里气候干燥，难得下雨，所以一逢下雨，黄土高原便来劲了，那千沟万壑象一个个疯娃子，忙不迭地脱去衣服、裤子、袜子，一丝不挂痴痴傻傻地让雨水冲洗，本来都是黄土泥胎，那里经得住冲刷，表层的黄土随水奔流，于是小溪大河黄水滚滚。淋得是够舒服的，但因为体质差，淋一场病一场，渐渐伤了元气，越来越瘠薄、羸弱。还有一种则更可怕了：或因地动，或因风化，或因雨蚀，半面黄土坡突然崩塌下来，埋没村庄，吞噬人畜。

自然界黄土的流动往往铸成灾难性的后果（有时虽不甚明显但为害深远），那么黄土地上的千百万农民流动起来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呢？是好是坏？是吉是凶？是暂时的还是深远的？

从民工潮我们联想到了这几年另一股波及全国的潮水——出国潮。出国潮的弄潮儿多是青年学生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流动的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的一类谚语，“一个私塾先生腊月三十之夜冒着风雪赶回家中”一类故事，便反映了中国“士”的阶层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在流动中谋生。从九州之内到九州之外，都是流动，只不过是流动范围的大小而已。按春秋战国时代的“国”的概念，中国“士”的阶层在那时已在各“国”之间流动了。而中国的农民，亘古以来就象胶着的黄土。现在他们竟也流动了起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变化。因为这是由静到动、由僵到活的变化，而且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根基部分。从此中国社会不再是构筑于凝固的黄土之上，而是浮载于流动的黄土之上了。

●目 录

卷首语	(1)
第一章	己巳新春的震荡.....(1)
第二章	“盲流”进行曲.....(12)
第三章	撒旦的诱惑.....(39)
第四章	风风雨雨的“豁口地带”(69)
第五章	“贱民”的优势.....(117)
第六章	倒插队的命运.....(127)
第七章	百年攻守战.....(167)

第一章 己巳新春的震荡

一、“时令”比往年早一月

中国传统的春节，在农村可谓压倒一切，一向过得十分隆重，从腊月廿三起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元宵之后，前前后后将近一个月。可是进入己巳蛇年，不知咋的，许多农村闹到正月初三、四，便冷落下来，那些回乡过年的民工和首次出门找活的农民，一反常规，草草打发春节，准备行装，比往年早一个月急着出门了。

“桂花，拴狗哥说，今年活难找，要走就得趁早，他说初六就动身，你看行不？”

“俺听拴狗哥的，你早点起身吧。”

“都在说，火车票要涨价。晚走了，兴许还要多花钱。”

“现在啥不涨？没准涨几倍呢。走吧，笨鸟早飞，找不到活做，就早点回来。出门千万要小心，别使性子，别逞能，遇事让着点……”

这是胶东农村一对小夫妻的炕头细语。

一年之际在于春。这农谚本是提醒人们及早备耕，千万别耽误了农时。如今这农谚中渗进了新内容：商品经济意识、竞争意识。

这些被新的意识之箭射中的农民，将传统的春节大大压缩，从初五、六起，就拜别父母，抛下妻儿，走出土屋、茅舍、窑洞以及少数洋式小楼，告别村头的大柳树或其他什么

家乡标志物，背起铺盖卷匆匆上路了。他们或三五结伴，或百十成伙，犹如无数股涓涓细流，从川、黔、桂，从陕、鄂、湘，从苏、浙、皖，从冀、鲁、豫等省，以及其他省的黄土地上浙流出来，集聚起来，经小站、中等站至中转大站，终于汇成滔滔江河，以澎湃决荡之势，向华南、华东、华北、西南、东北各地的城市，向海南岛、三江平原、伊犁河谷等待开发的边疆地区流去，涌去，冲去。

1989年，民工潮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延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的。

于是，铁路告急！码头告急！各大城市告急！边疆告急！

二、国办紧急通知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的工作。

通知指出，春节过后，四川、河南、湖北、山东、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民工大量集中去西北、东北和广东等地，致使铁路客流暴涨，一些铁路干线、车站旅客积压，列车严重超员，给铁路运输造成极大的压力。一些民工到达上述地区后，因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头，生活十分困难，大量民工涌入这些地区，也给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了混乱。

为了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通知提出如下要求：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外出民工的管理工作。近期内要控制民工盲目外出和大量集中外出，对已集中到达火车站的民工，要组织力量做好劝阻工作，使这些民工不要盲目

外出并动员返乡。

——铁路部门要组织力量，做好盲目外出民工的返乡疏运工作，搞好站、车秩序，保证运输安全，要将客流情况及时向当地政府通报，共同做好控制民工外出的工作。

各地公路、水运部门，要适当减少开往各主要火车站的车次、航次，避免向火车站大量集中输运旅客，以缓解当前铁路旅客运输的紧张状况。

——各地公安部门要协助铁路部门维护好站、车秩序，帮助铁路部门疏导旅客，保证铁路运输安全。对滞留在广州等地的无工作的民工，民政和公安部门要负责做好他们的返乡工作。

在这个通知之前，如北京、广东等地已采取类似措施，通知之后，更有许多地方政府制定了贯彻这个通知的办法。然而所有这些都未能缓解民工潮对铁路、车站及民工流入地的冲击。民工潮以不可阻遏之势流动着，滚涌着。

三、四 川

据不完全统计，铁路部门从2月8日（正月初三）以后的十多天中共运送90余万民工出川。民工们从宝成线出川去西北、华北和东北，从襄渝线出川去华东、华北、华南。为了及时疏运民工，铁路部门除开行了全部“春运”（春节运输图）临时客车外，还从其他局调用了8组车底，开行了“图”

（运输图）外临时客车30列，包括为接运出川民工经武昌向广州开行的12列。尽管如此，仍然趟趟列车严重超员，各大客运站严重暴满，成都、绵阳、广元、重庆、广安、渠县、达县等车站不堪重负。渠县站是重庆北面的一个四等小站，

平日上下旅客不过千余，今年春节高峰期间达到万人，积压客流数千人，把护站栏杆都挤倒了。因为有两个地区十几个县民工来此站搭乘火车，每天一过12点，100多辆大小汽车就把五六千客人送到这里。而该站不在县城，站附近只有几家小旅店，因此，一旦旅客积压，便无住处，只好在车站内外横躺竖卧。重庆站只得给渠县站留出车厢，可是重庆站本身也积压客流一万多人。真是挖了东墙补西墙。于是，一节平时只能乘七八十人的“闷罐”竟挤进了200多人，拥挤程度不亚于城里上下班高峰时的公共汽车。

四、北 京

千百支民工队，比往年早一个多月冲击了北京站。

北京站日常客流量是10万人，1989年春节期间，日客流量经常高达20万。从2月21日起客流猛增。25、26日，车站暴满，客流达22.5万人。

中转旅客增加更多。2月23日达2.6万，24、25日突破3万，26日则是创纪录的4.2万。正月十五以后，70%的中转旅客是民工。

这些民工，绝大多数在京无亲无故，又无钱住店，就以候车室和站前广场为客店，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整个站前广场犹如一个洋溢着泥土气息的山场庙会。早春的北京，天气乍暖还寒。露宿的民工冻得缩着脖子，直淌清鼻涕。他们或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或蜷缩在行李上，扯起红红绿绿的棉被御寒。工作人员劝他们不要在地上睡觉，以免感冒，有的青年民工俏皮地说：“这比俺们家里的土炕不差啥！”

27日以后，“学生流”和“探亲流”有所回落，民工流则迟迟不降，而且呈上升趋势。

五、郑 州

郑州及郑州铁路局管区内的武汉、宝鸡等地均为重要交通枢纽。从2月9日（正月初四）以后的春运期间，郑州铁路局共运送豫、鄂、陕等省出省民工以及其他省中转民工达135万以上。仅2月9日至2月28日的20天中，出川民工经郑州局中转的就有33.4万人。

六、上 海

从2月10日（正月初五）至4月10日的两个月中，上海铁路局共运送长途民工客流123.9万人，另有短途民工客流54.21万人。

七、兰 州

近几年，四川、江苏、浙江等地农村“五匠”和其他民工，象候鸟一样春天经兰州“飞”往新疆、青海，冬天返回南方。今年“候鸟”们以及随他们而来的新民工人数大幅度增加。从兰州开往乌鲁木齐的直达快车，超员百分之百。因负荷过重，常常造成车厢底盘弹簧压死。经兰州开往新疆的各趟特快、直快客车无不大大超员。每天经兰州前往新疆的民工达一万人之多。兰州铁路局紧急增开临时客车39趟，才把滞留的8万民工送往新疆。

八、新 疆

开春以后的60天内，流入新疆的民工达27.6万之多。乌鲁木齐市近郊的几个“盲流村”已经塞不下了。

九、广 州

广州和整个广东是民工潮的主要流向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下广东”。春节以后的20多天中，广州站每日滞留旅客多则五六万人，少则一两万人，最多一天达到12万人，其中多数是民工。一时间，广东各地车站、码头和城镇街道上，成了外地民工的天下，珠江三角洲的一些乡镇公路上，一群群民工肩扛行李，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一处一处寻找工作。

十、海 南

闽海南同下广东一样，也成了民工冲击的一个热点。自2月10日至2月28日，仅从海口新港上岸的大陆民工就达20万人，平均每天一万多人。这些民工留在海口市的有五六万，其余则流向海南各地和国营农场。

十一、……

十二、民工潮来了！

1989年春运期间民工盲流有四大特点。

一是人数猛增。据《中国科学报》对滞留北京的500名民工调查，有62.31%的人是第一次外出寻找工作。据广东省有关部门估计，今春来到广东的民工约250万至270万，其中170万是春节后返回广东的老民工，而80万至100万则是首次到广东找工作的新民工。1989年全国的民工流人数比去年增加多少，难以估计。只能透过铁路客运看一个大概。2月11日至3月2日（正月初六至廿五）的20天中，全铁路发送旅客7516.1万人次，日均375.8万人次，每天比1988年同期多发送24.7万人次，增长7%，其中发送直通旅客（铁路术语，可以近似地理解为长途旅客）1158.1万人次，日均57.9万人次，每天比1988年同期多4.7万人次，增长8.8%。全路旅客日发送量有4次超过1988年最高日；全路直通旅客日发送量有9次超过1988年最高日，2月23日高达67.8万人次，创历史最高记录。民工客流人数的猛增无疑是春节期间客流总量大幅度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集中。由于外出农民大量增加，劳务市场竞争加剧，而又风传火车票要涨价，这两个因素促使民工春节后都赶早出门。于是民工流便集中在春节后的二十余天中。

三是回流急。民工流的主要源头是九州腹地——长江流域地少人多的十来个省。各省民工按各自传统走向，分头往北——华北、西北、东北，往东——华东，往南——广东、海南。一方面由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社会吸收民工的能力停滞甚至下降，另一方面首次外出找活的新民工又大量增加，许多新民工和失去工作的老民工在一个方向上找不到活做时便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冲击。这便出现了回流激荡的局面。北京、郑州、武汉、宝鸡等中转枢纽多次受到民工客流的来回冲击。

四是持续时间长。1989年的民工潮涨潮早而退潮迟。在有

些地方如北京、兰州、乌鲁木齐、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民工流迟至4月中旬才渐渐退去。来潮比往年提前了约一个月，退潮拉后了约一个月，超前续后的时间共多了约两个月。

由于以上四个显著特点，多年来司空见惯的民工现象突然格外地引人注目了。于是人们惊呼：民工潮来了！“盲流”来了！

十三、“自费就业”

果真是母亲驱逐儿女？是的。母亲的怀抱虽然十分温暖、毫不吝啬，但毕竟搂抱不过来十男九女，黄土地已无法承载如此众多的孩子。中国农村有2.7亿劳动力，即使象绣花那样精耕细作，农业也只需用1亿劳动力，那么另外1.7亿劳动力的出路呢？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9000万，尚余8000万。除极少数农转非的幸运儿之外，中国农民的失业、就业，从来就在政府管理的视野之外，这就是说，农民几乎没有享受过“公费就业”的机会，他们只能走“自费就业”之路。“自费就业”，一是进乡镇企业，二是外出当民工。留给8000万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选择便是当民工。据公安部统计，全国有5000万流动人口，且呈不断扩大之势。这5000万流动人口中2/3是从事经济活动包括做工、经商、服务、修理的民工。其中出省民工有800万之多。实际上，被乡镇企业吸收的9000万人中有一部分也是民工，比如乡镇企业建筑队共有1300万人（其中进城的480万），他们也都是民工。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和民工潮吸收的劳动力，在统计上有一部分是重复交叉的。

各条出路之外，农村依然剩余几千万劳动力。他们只能窝在几分地里，或者靠着南墙晒太阳、逛集赶市，甚至在炕

上整天整天的睡觉，也难免有无事生非的等等。

更令人忧虑的是，农村劳动力每年仍在以1100多万的速度增长。

民工潮源头水量是如此丰沛。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包产到户的实行，劳动效率成倍、成几倍提高，过去一天的活现在有半晌足以干完，人地矛盾越发尖锐，农村失业问题日趋显化。

而农民从公社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后，已由土地的附属物转变为土地的主人，他们可以亲手种自己的承包地，也可以请亲朋帮种，也可以雇人种，甚至可以自己不种转让给别人种。他们的人格自由了，想到哪里就去哪里。“庄稼汉缴了粮，就是自在王”。可以说，当今中国人中间人身最自由的正是亿万农民。这也是形成民工潮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正因为农民不再是受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的农民，所以一切堵截民工潮的简单做法，都将归于徒劳。

总之，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或迟或早投身到民工潮中去，民工潮的潮势正在看涨。

十四、第三支劳动大军

实际上，由“自费就业”的农民工形成的民工潮，自80年代中期已悄悄地涌流到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广大城乡，以及海南岛、三江平原、伊犁河谷等待开发的边疆地区，这部分农民不事声张地走进了城市。待人们发现时，他们已成为一支无处不在的劳动大军。

你如果起得早，遇上那些扫大街的，不要问便能看出那十有八九是乡下来的合同工。

你去街旁绿地小憩，看到那些栽树务花美化城市的花匠，竟也是乡下人。

你那单位不是在盖宿舍大楼吗——你象期待你妻子给你生个大胖儿子一样地期待着分配一套宽敞的新居——看你都走神了，喂，打断你一下，请你去问问那些爬在脚手架上的泥瓦工和木匠们，你就会知道，哦，他们也大多是些乡下人。

你下班路过农贸市场，往往会停下自行车，选买各种新鲜蔬菜、瓜果和其他副食品。你听那叫卖的口音，河北的、山东的、江苏的、浙江的、安徽的……九州方言大会串。不错，农贸市场的坐地商，早已是外乡人和当地人平分秋色。

夜深人静之时，环卫车忠诚地按时出动，收集垃圾了。你如果不嫌脏，走近前问一问，那你会知道你又撞上了乡下人。是的，这些又脏又累的岗位，十有七八由农村合同工来充当。

你去钉鞋——不用说，那些个体钉鞋户也是乡下人，且大多是浙江农民，再说具体一点是浙江温岭人。

你要打一条棉胎——国营弹花店早就消失了，只有找走街串巷的个体弹花匠。那些背着一张大弓的人大多是浙江农民，说准一点是金华人。

你想做一套新式组合柜吗——你也去找那些心灵手巧的浙江木匠吧，他们正在笑嘻嘻地等着你。

你为买一副廉价太阳镜而去光顾个体摊档，那摊主多半是乡里来的。其中不少人没有执照，因此你要小心上当，别买了一副假劣镜。

你的表停了，你想快修——那些个体钟表匠交活快，那也是乡下人。

你的伞撑不开了——那些修伞的管保是乡下人。

那屠宰场动刀子的，那医院里清洗秽物的，接触脓、血、